

叙事诗

草原的故事



叙事诗
草原的故事

马 安 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50,000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2,500

统一书号: 10094·243 定价: 0.34 元

装帧设计：方 鄂 秦

目 次

初 逢 曲	(1)
第 一 章 过去的岁月	(5)
第 二 章 苦难的童年	(11)
第 三 章 金色的彩虹	(17)
第 四 章 落雪的冬天	(24)
第 五 章 飞来的横祸	(30)
第 六 章 希望的幻灭	(39)
第 七 章 暴风雪之夜	(44)
第 八 章 阿桑陷牢笼	(51)
第 九 章 心中的太阳	(57)
第 十 章 关不住的心	(64)
第十一章 挣断了锁链	(72)
第十二章 草原沸腾了	(80)
第十三章 尼玛的回答	(88)
第十四章 腰刀与誓言	(94)
第十五章 第一次反扑	(102)
第十六章 罪恶的阴谋	(111)
第十七章 血染的红霞	(121)
再 会 歌	(133)



初 逢 曲

在这金色的雪山草原上，
高高地响起来吧——我的歌；
象在深谷里奔泻出一股银泉，
每一滴都渗进听众们的心窝……

好象是红色的云朵从天上降落，
达西拉草原上红旗飘飘；
牧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到处是战马呼啸，人的欢歌。

明月湖边民兵们举行盛大的赛马会，
远方的客人也骑马从百里外赶到；
听说今天有十分精彩的马术表演，
表演者有老一辈英雄、新一代小伙……

雄壮的牛角号呜呜地响过，
草原上顿时沸腾起来了——

万马腾空、烟尘滚滚、狂飙卷地，
那骑手们就象一支支利箭穿云而过……

那是谁，飞奔的火龙驹上举枪瞄准，
枪响处，一个个靶子应声栽倒！
那是谁，飞翔的火龙驹上挥刀劈刺，
刀过处，一排排木桩纷纷飞落！……

雪山草原呵，是一个欢乐的大海，
一片欢呼声激起了大海的万顷波涛；
牧人们争相传问那骑火龙驹的英雄，
老阿爸！手拨琴弦唱起动人的歌：

蓝蓝的天上就数星星多，
达西拉草原的英雄赛银河；
银河中有两颗最亮的星，
阿桑与尼玛的故事我记心窝。

达西拉雪山啊，达西拉草原，
昔日里血泪流成了河；
农奴们祖祖辈辈当牛马，
老爷们把农奴的血泪当酒喝。

那一天达西拉草原被太阳照亮，
共产党率领农奴燃起反抗的烈火，
有一对山鹰凌空高飞，
他们并肩冲上九重云霄！

天空里有雷鸣电闪，
两只雄鹰展翅迎着九级风暴，
多少次搏斗，多少次激战，
农奴们才砸碎了身上的枷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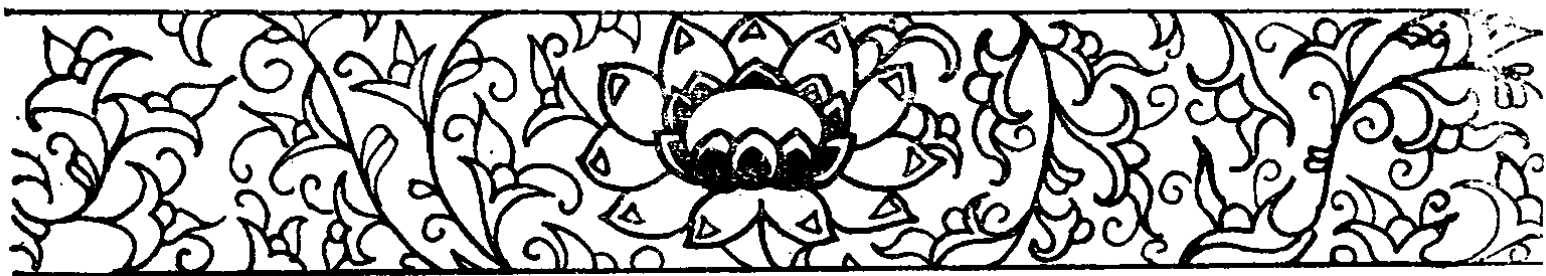
草原的牧人忘不了这两只雄鹰，
便编了无数动听的歌；
一只雄鹰就是公社社长阿桑，
那尼玛啊折翅在草原上跌落。

孩子们，快在大石上坐下来，
这故事还是请阿桑社长自己说，
来吧，快快把酥油茶斟满，
来吧，快快燃起蓝蓝的牛粪火！……

这歌声象飓风在大海卷过，
牧人们心头涌起了洪涛大波；

人们把眼光一起射向阿桑，
等待着公社社长唱出他心底的歌。

阿桑在掌声中慢慢地站了起来，
许久、许久、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猛然从怀中掏出了一对玉镯，
颤抖的手又从腰间拔出了腰刀……



第一章 过去的岁月

雪山草原的黑夜黑云茫茫，
我心中的苦歌儿一股劲往外淌……
就象姑娘坐在织布机上，
那长长的麻布越织越长……

忘不了，那是一九三五年——
酷寒的冬天降临在川藏高原上；
甘孜耸立的雪峰身披银色的皑甲，
草原上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好一场大雪呀，积雪封死了水草，
好一场大风呀，狂风刮散了牛羊；
饥饿的农奴赤脚踩在热牛粪里，
可老爷们却喝着香甜的奶浆……

今晚呀，眉月斜挂在天上，
星星密布夜空，闪着寒光；

几片稀薄的云彩飘向天边，
夜，死去了，和往常一样。

此刻，旺堆老爷舞厅的宴会散了，
四野飘着酒肉浓郁的芳香；
醉意朦胧的乐手还没有放下鼓槌，
旺堆早已昏昏睡去，鼾声破锣响。

唯有那白雪皑皑的雪路上，
贡布阿叔仍身背柴草一步一晃；
雪路上，闪现着他衰老瘦弱的身影，
雪路上，挪动着 he 艰难脚印行行。

达西拉雪山的积雪是够深的了，
比不上贡布阿叔血的海、泪的洋；
无辜的儿子被老爷点了“天灯”，
不满两岁的女儿尼玛又失去亲娘……

“我是挣扎在哪朵云下？
如今又要去哪个部落流浪？
菩萨啊，你可知我苦命的女儿，
哪里是她能够活命的地方？”

“苦命的女儿，你没和绵羊结下冤仇，
为什么至今却穿不上一件羊毛衣裳？
苦命的女儿，阿爸住在三种三熟的地方，
为什么打下的青稞我和你却不能尝尝？

“羊羔和牛犊，也都依恋母亲，
我给孩子既当阿爸又要当娘；
女儿哟，阿爸给你扎风吹散的辫子，
穿针引线，又给你缝补刮破的衣裳……”

贡布阿叔背着柴草踉跄地走着，
想着这痛苦何年何月才能收场？……
突然山岗上传来小孩的哭声，
一群乌鸦在那里扑扇着翅膀！

贡布阿叔的心儿收紧了，
脸色象乌云遮掩了月亮；
“又遇到了什么不祥的事情？”
他放下肩上柴草爬上山岗。

高高的山岗啊，密密的丛林，
崖边的树枝上一个人影摇晃；

女农奴邓珠被吊死了——
只有一对玉镯还藏在身上。

“小阿桑，可怜的孩子……”
他忙把这遭孽的娃子抱进胸膛；
小阿桑看见了贡布阿叔，
哭得更加凄凉、悲伤。

“是旺堆害死你的阿妈，小阿桑，
小阿桑，你阿妈的命运和阿爸一样；
快把阿妈身上的这对玉镯珍藏起来吧，
永远要记住旺堆这一笔血帐！……”

贡布阿叔望着失去阿妈的小阿桑，
他和自己女儿尼玛的遭遇都是一样；
把这孤苦的孩子收养起来吧，
再莫让幼小的生命重落魔掌！……

小阿桑悲惨的一家，
勾起他无穷无尽的悲伤；
他的心里在流着泪啊，
一滴泪也能敲痛整个心房。

贡布把小阿桑抱在怀里，
急急走下恐怖的山岗；
打来的柴草顾不得要了，
夜雾里背着农奴娃子走向帐房。

抬头望啊，老爷府象头凶猛的怪兽，
卧在那里喘息，是那么狰狞疯狂；
老爷府的灯火，仿佛逼视着贡布阿叔，
多象怪兽的两只眼睛闪着寒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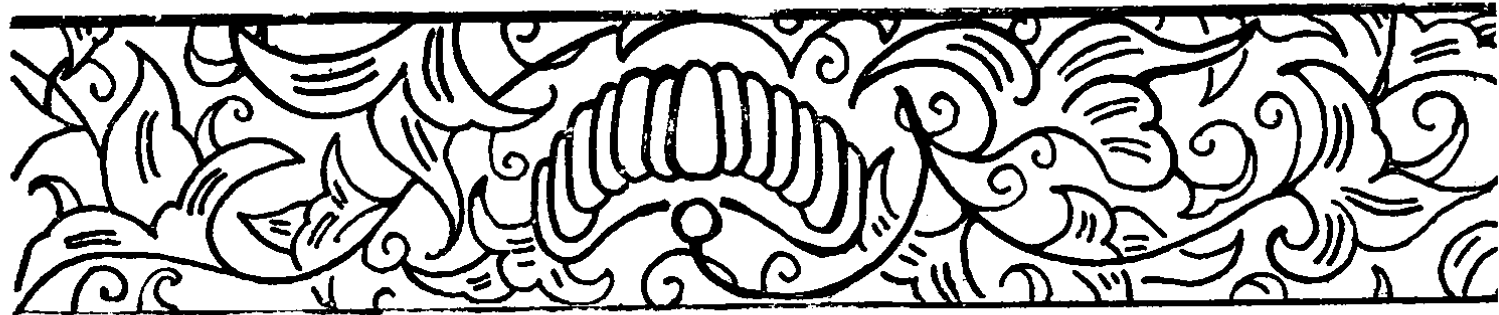
老爷府距这里只有五里路，
却象是两个世界一样；
农奴住在苦难的地狱，
老爷住在幸福的天堂。

人世间再没有比黄连更苦的了，
贡布阿叔的命运，再苦的黄连比不上；
人世间再没有比囚犯更惨的了，
贡布阿叔的日子，再惨的囚犯比不上！……

贡布阿叔想着想着，
心里象被刀子割了一样；

贡布阿叔走着走着，
小阿桑已痛苦地进入梦乡……

从此贡布阿叔挑起更重的担子，
抚养五岁的尼玛，收养七岁的阿桑，
强弩也射不透的苦难岁月啊，
严严实实地压在贡布阿叔的头上……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童年呵，你象金子一样闪光，
多少憧憬，多少希望，多少理想……
可谁知我歌里农奴娃子的童年，
多少悲苦，多少灾难，多少创伤……

密密麻麻的大雪片，
整天放肆地在达西拉雪山下飞扬；
刺透骨髓的寒风呀，
呼啸在荒凉的达西拉草原的牧场。

可怜的小尼玛，不幸的小阿桑，
冒着暴风雪，正四处奔忙；
贡布阿叔露着皮包骨头的肩膀，
一家人给旺堆老爷放牧牛羊……

狂风卷着雪飞，暴雪挟着风啸，
此刻呵，老爷正盘腿坐在火塘旁；

贡布阿叔的双脚却插在雪堆中，
老爷的牛羊已进了蔽风的地方。

暴雪挟着风啸，狂风卷着雪飞，
此刻呵，老爷家孩子酥油茶喝得正香；
尼玛、阿桑却蜷缩在雪窝里，
只能攒着几个冰冷的菜团充塞饥肠。

年轻的读者呵，你们都有过幸福的童年，
谁能够真正了解小尼玛、小阿桑？
他们也多象今天惯于憧憬的少年，
可当年阿桑与尼玛却想得不大一样：

纷纷扬扬飘舞的雪花啊，
你能否化为洁白的羊毛编织的衣裳；
快点儿飘落到我俩的身上来吧，
替我小兄妹把无情的风雪遮挡！

高高的达西拉雪山冰崖啊，
你就快快变成那熊熊燃烧的火塘；
我俩的脸冻破了，脚和手也被冻裂，
心儿呀，也要在狂风暴雪里冻僵。

山涧叮叮咚咚的温泉水啊，
请你也化成酥油茶，又滚烫又喷香；
阿爸在风雪窝子里滚了大半个辈子，
但菩萨从来没有赐给他一小碗尝尝……

风依旧刮着，象要把大地上一切毁灭，
雪依旧落着，象要把人世间一切冻僵！
然而，风雪只能扑灭野兽的足迹，
却扑不灭顽强的小生命燃烧的火光！

难耐的饥寒象两把刀子，
驱散了小尼玛小阿桑甘甜的梦想；
他俩挣扎着爬了起来，
又在风雪中去为老爷放羊……

旺堆老爷的王府里面炊烟四起，
——吹来了阵阵的油煎奶饼香；
小尼玛闻着香气更觉肚中饥饿，
小阿桑放胆走近了黑色的院墙。

为了得到一点点充塞饥肠的食物，
小兄妹俩，从水洞里钻进老爷伙房；